

一级播音员失踪

2002年5月19日,某女士参加完在古城西安举办的第七届西北五省区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回家后不久,突然感到有些胸闷,丈夫樊其功立即将她送到当地医院。某女士从事广播电视工作多年来,言优貌端,著书立说,不仅成为西部名人,而且情倾公益事业,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爱心妈妈”,她曾资助过十多名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

2002年5月21日上午11时,某女士不顾家人的劝阻,拖着带病的身子,乘车去167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农场小学看望她资助的贫困学生丽莎。

这天晚上,樊其功做好晚餐等妻子回家,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也不见妻子的身影。樊其功每隔半小时拨打一次电话,妻子的手机总是呈关机状态,一种不祥之兆涌现樊其功心头。在焦虑地度过36小时后,樊其功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我太太失踪了!”接报后,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5·21失踪案”专案组。

专案组开始重点调查丽莎,这个小女孩回忆了她最后见到“爱心妈妈”的情况:2002年5月21日晚上10时20分,丽莎看着某女士在路边拦了一辆红色出租车,与她挥手告别。

交通事故牵出凶

谁也没有料到,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让“5·21案”出现了重大转机。2005年5月13日,位于克拉玛依市的217国道134界桩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卖苹果的农用小车追尾撞上前面的别克轿车。

著名女主播

失踪之谜

车。农用车主吴道美叫苦不迭:“真倒霉,这几年钱没赚到却出了两回事。上次在乌鲁木齐不是一辆红色桑塔纳相救,我早就没命了!”专案组人员赶紧追问详情。吴道美回忆说:2002年5月21日晚上11时半左右,他连人带车翻进大沟里,身负重伤。就在这时,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上跳下一个小伙子,用手机向交警报警,吴道美依稀记得车子的牌号最后三个数字为317。车主谢燕的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再次进入警方视线。

2005年7月21日,专案组派员赶赴河南上蔡县调查该车司机钟文。令人意外的是“钟文”是一个假名,他真名叫杨东,2001年与妻子离婚。他回到河南老家三天后,马上了山东。专案组决定抓捕犯罪嫌疑人杨东。2005年8月7日,杨东在山东落网。面对手铐,他显得很平静:“不错,是我干掉的。”

司机对漂亮女主持起色心

“我杀她,是因为她的优雅姿态深深

地刺痛了我。”审讯后,杨东道出了他仇恨天下白领阶层的扭曲心态——1998年,中专毕业的杨东分配到老家一个粮食加工厂工作,谁知刚干了一年,工厂破产。失业后的杨东在求职中处处碰壁,不少单位的人事主管对他这个其貌不扬的中专生不屑一顾,杨东感到非常屈辱,对西装革履的白领阶层人士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嫉恨。后来,妻子嫌他穷,带着年幼的女儿改嫁给上蔡县一位白领男士,这件事让杨东更加仇恨天下所有儒雅男女。

迫于生计,杨东到新疆打工。2002年5月21日,杨东送一位老板到柯赛尔自治县,在返回路过乌鲁木齐农场地段接了一个女乘客,说到克拉玛依市区。一个半小时后,车进入市区,杨东问后排的女乘客:“请问您家住在哪个路段?”没有回

音,原来女乘客睡着了。杨东惊讶地发现这位女乘客气质高雅,睡姿优美,顿时起了色心,把车开到了市郊。

杨东把车停在了一个叫白碱滩的戈壁滩后,强暴了疯狂反抗的女乘客。发现自己在深夜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女乘客说:“小伙子,你要是缺钱花,我包里有2000多元现金,只要你放我回去,我再给你拿两万元。”也许是为了让他相信自己,女乘客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话算数。”

女主持成为仇恨牺牲品

“你就是那个著名的女主播?”杨东露出更加狰狞的面目,咆哮道:“我仇恨你们这些坐办公室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人。”他将打晕后将她残忍地杀害并分尸。之后,杨东载着尸块又开了近100公里,在天亮前分别挖坑掩埋。随后,杨东掉头向塔城市方向开去,专门找了两个坐牢人,路上说说笑笑套近乎,他还请陌生乘客吃饭,目的是为了以防日后万一警方怀疑到他头上,让他们做自己当时不在案发地的证人。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06年5月8日,经新疆高院核准,杨东被依法执行死刑。

(阿成 韦娟文)

广州一项调查显示:

15%儿童有心理障碍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从广州多家医院了解到,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们承受的压力也不小,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问题也日益增多。

统计数字表明,在少年儿童中,在不同的年龄段有过不同程度行为障碍的占15%之多,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有70%的人都出自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专家提醒,父母在呵护孩子们身体健康的同时,别忘了他们的心理也需要呵护。

今年8岁的涛涛,父母都是海外留学归来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家庭条件相当的优越。可是涛涛上小学3年级经常一个人发呆,不愿和小朋友一起玩,生性非常孤僻。甚至说出了“觉得活着没意思,还不如去死”的话。

广州市儿童医院心理门诊主任查彩惠发现,涛涛的课余时间已经被他父母安排得满满的:钢琴课、绘画课、足球队等等。是这些课余时间可能给涛涛带来了压力,但涛涛的父母非常不解。

广州市脑科医院儿童心理门诊的徐丽萍博士介绍,目前儿童的行为障碍病因尚不清楚,一般认为除了与遗传有关外,还跟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有关。比如父母行为比较粗暴或孩子经常接触一些暴力渲染的电视或图片,孩子患心理障碍的发病率也会大大增加。因此,家庭教育对培养孩子健康心境至关重要。徐博士说,对于一些患病儿童,家长不妨经常罗列他的好行为,给予适当的奖励,以此来让他慢慢淡忘不良行为,同时也可以通过游戏等活动让孩子的精力得到发泄。

“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孩子越容易患行为障碍。”广州中山三院儿童发育中心邹小兵主任说,来中山三院看病的万名儿童中,出自文化程度较高家庭的占7成,而文化层次较低仅占3成之多。“其实高文化程度家庭的孩子问题更让人担忧。”邹主任说,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也高,自然给孩子身上的压力也会加大,如果教育的方法不当,孩子会产生一种抗拒心理,甚至与父母发生冲突,当这种矛盾一时无法调和之后,他们会采取上网结交闲杂人等方式来逃避现实,为了达到目的,往往更容易采取铤而走险的方式。

(张玲玲 徐平 邬田慧舒)

高考明日举行
950万报考考生
创下新纪录

中国青年报引述教育部的消息说,今年全国普通高考招生报名人数为950万,创下新的历史纪录,与去年相比,增加了83万人。

据介绍,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还是高考的主力部队——667万名应届生占了总数的70%。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约880万名,占报名总数的93%;其余70万人参加其他类型的考试。

理工类考生占今年报考人数的一半以上;理工类考生474万名,约占54%;

文史类考生308万名,约占35%;文理综合类考生98万名,约占11%。

全国统一考试时间依旧为6月7日、8日两天。由于部分科目设置不同,上海9日上午结束考试,江苏和广东10日上午结束考试。

今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为530万人,其中本科为260万人。2005年的招生计划是475万人,其中本科为230万人。

(湘湘 原春琳)



5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考试中心巡查系统监控大厅,监视屏显示出部分学校班级上课、考试的情况,该系统终端包括两个大屏幕和二十个小画面。今年北京高考考场将首次采用电子巡查系统,海淀教育考试巡查系统中心能同时监控该区26个考点的600多考场。北京将有7个区县启用这一系统。

(中新)廖攀 摄

赣患绝症少年
爱心感动社会

手术前立下捐赠遗嘱,把自己眼角膜捐给需要的人——六一儿童节前,江西一名身患白血病少年的爱心之举感动社会。

袁睿是江西景德镇市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从2005年开始,他常常感到四肢乏力,2006年2月9日,家人带他到当地医院检查,被初步诊断为白血病。两天后父母带他到北京儿童医院复诊,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在治疗的日子,11岁的袁睿慢慢知道了自己已身患绝症,有可能面对死亡。于是在六一儿童节前,他郑重地对父亲说:“我死了以后,要捐赠

我的眼角膜,让需要的人重见光明,这是我的遗嘱。”

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少年在儿童节前立下的捐赠遗嘱,让他的同学和身边的人感动不已,袁睿所在的景德镇市第一小学得知他经济困难后,全体师生为袁睿捐款,社会上也有不少关心他的人打电话或到医院探望,并为他捐助。

据了解,袁睿在学校是一个优秀学生,在2005年全国“希望杯”数学竞赛上,他获得过一等奖。作为景德镇市少年游泳队队员,他参加过多届江西省少年游泳比赛,并获得过全省第二、第三名的好成绩。

(曾曦)

法律对黑心矿主太仁慈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近日在谈到山西西云“5·18”矿难时表示,对黑心矿主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严厉打击,绳之以法。

这些年,李毅中局长一直奔波于各大矿难事故现场。公众对于他频繁发出的“痛斥”早已不陌生了。但是,声色俱厉的痛斥和随之而来的行业整治似乎并没有遏制矿难频发的势头,那些毫无新意的矿难悲剧依旧不断上演。非法矿主照样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政府监管、无视矿工生命,以矿工的生命作赌注牟取暴利。这不得不让公众怀疑,政府对这些“黑心矿主”的手段还不够硬。

李局长多次表示要对“黑心矿主”绝不手软,我们丝毫不怀疑他的决心;但问题在于,现行法律对“黑心矿主”过于手软。刑事责任无疑是矿主所要承担的最严厉的法律责任。“5·18”矿难中的“黑心矿主”已遭刑拘,其涉嫌的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然而,现行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就意味着,即使对于“5·18”矿难这样“情节特别恶劣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法院最多只能判处其直接责任人七年期徒刑,且无权处以罚金或没收财产。其它法律所规定的行政处罚则更轻,如《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罚款金额不过在2万到20万元之间,这对于财大气粗的煤老板简直就是小儿科。

看来,法律对于矿主太过“仁慈”了!司机开车肇事撞死一个人最高可以被判15年,而“黑心矿主”违规生产造成数十人、上百人的死亡,最多只需要坐7年牢。“黑心矿主”无视安全生产规定和矿工生命的成本实在太小了。对于这些具有强烈风险偏好的赌徒来说,收益是数千乃至上亿的经济利益,风险仅仅是几年的牢狱之苦和无伤皮肉的罚款,这样划算的“买卖”怎能不让他们动心?即使“不幸”锒铛入狱,只要先前用矿工性命博来的万贯家财还在,他们不过是“痛苦一阵子,幸福一辈子”。

(毛飞)

法院认定属“融资”而非“投资”

洪小姐讨回7.5万元巨款

去年4月初,洪小姐从外地来沪打工,在一家日式酒吧当服务员。不久,经营这家酒吧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舒先生与洪小姐商量入股事宜。4月18日,舒先生以公司名义收取洪小姐7.5万元,并在收条上写明是“投资款”,公司同时出具股份证明一份,称该公司总投资75万元,洪小姐的投资占有股份1股,包括舒先生在内的其他4人占有9股,5个人还分别在股份证明上签了字。同年5月与6月,洪小姐先后分得红利1400元和1500元。

去年6月,公司因经营场地被市政动迁而歇业。洪小姐向公司提出要回7.5万元,但公司以洪小姐已通过投资成为股东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洪小姐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和舒先生返还7.5万元,赔偿损失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洪小姐向公司出资,后者已出具证明明确了她的股东身份,且已实际分得红利。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故对洪小姐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洪小姐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市一中院二审认为,洪小姐要成为公司股东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以其投资为公司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属重大事项,须经股东会会议、出资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一系列法定程序,而上述程序公司均未履行,且公司10万元的注册资本从未变更过,故洪小姐的行为显然不属于增资扩股的范畴。二是在公司原有资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股权转让、股权赠与,由隐名股东变更为实名股东等三种方式成为新的股东,而洪小姐的出资也不属于该三种方式,故其并不具备成为公司股东的条件,其所分得的“红利”也不具有股东权利意义上的红利性质,因此,7.5万元应属公司向洪小姐的融资,洪小姐两次取得的“红利”亦可作为融资的回报。洪小姐既然并非公司股东,有权要求返还其投入的款项。据此,法院作出了公司将7.5万元返还洪小姐的二审判决。

(卫建萍 刘海文) ■以案说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一副总违规放贷8200万元,导致至今仍有6600万元没有追回。据了解,炮制如此巨大黑洞案的是3个几乎不识字的文盲。昨天,因涉嫌诈骗罪,刘树林等3人在市二中院受审。

2004年12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的财务部门在进行年终资金结算时发现,当年9

月的一笔高达8200万元的巨额贷款竟没有审批手续。在只有公司副总经理于天来个人签名的情况下,8200万元资金被转账到了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

2004年12月31日,警方将于天来(2005年被判6年)抓获。据于天来交代,他经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介绍,认识刘树林等3人,他

三文盲骗走
浦发八千万

们当时出示了“中央军委委员会的授权书”,并宣称负责处理军队退役物资,但需先交8200万元抵押金。一心想做出业绩的于天来便违规放贷给他们。

然而,公安机关在随后的侦查中发现,刘树林等人出示的“中央军委委员会的授权书”以及他们所说的处理军队退役物资一事根本就是骗局。但此时,刘树林等人已不知去向。

2005年2月,公安机关通过技术侦查,先后将刘树林等3人抓获。今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公安机关最终将刘树林等3人移送检察院。但此时,只追缴回了1600万元,其余6600万元已被刘树林三人挥霍一空。(图片说明:刘树林在法庭受审)

(裴晓兰)

大学生独闯传销窝

救出母亲



小琴仍在安慰被救出的母亲。

小琴请教老师后才恍然大悟,父母已经深陷传销团伙,可能已经被“洗脑”。小琴决定亲自去看看。

传销窝里被监视

小琴于5月24日中午赶到广西柳州地区来宾市。在这里,她才明白,父母已经陷进了一个庞大的传销组织。

5月25日,小琴悄悄告诉父母,要他们回家。父亲竟当场给了她一耳光,并将儿子杨春叫了过来。事后,两个男子开始盯着他们一家的一举一动。

据小琴介绍,她的手机也被屏蔽了,既打不出电话,也无法接听。

为了救出母亲,小琴对干弟杨春谎称要再次投资2万元。背地里,她悄悄将母亲和自己的包裹化整为零,分多次带到宿舍旁边的小卖部。

差点再次被迫回

5月25日晚,小琴以和母亲出去逛街为由,将最后一件行李带到出租车上。“我遇到一个热心的哥,他一听说我们是从传销公司出来的,他立即加速,带着我们逃走。”当时,两个跟踪她们的男子也打车跟在后面。为了摆脱追踪,好心的哥将车拐进小胡同,经过半个小时的躲闪,才甩掉“眼线”,住进了一家小旅馆。

5月26日早上四点,小琴带着母亲搭上去柳州的车。事后,她打电话从父亲口中得知,当天上午,大约10名男子找到她们入住的小旅馆,将该旅馆翻了个底朝天。

求助广西公安厅

回渝已两天的母亲和母亲将一封写给广西公安厅领导的信放进信箱。“我们希望通过当地警方的努力,解救回执迷不悟的父亲,并找回经济损失。”小琴这样告诉记者。同时,杨凤告诉记者,经过女儿的耐心分析,她才彻底明白她以前的错误。

回到重庆这两天,小琴和母亲多次打电话给父亲,希望他能赶快脱身。可父亲不但听不进去,还继续向其他亲戚借钱。母女俩无奈,商量后决定致信广西公安厅,请求帮助。

(周鑫)